

蔣介石毛澤東大戰時期

四川勇士傅秉勛

(一)

●許伯超（前師大附中校長、東吳大學教授兼訓導長城區部主任）

投筆從戎自救救國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蔣介石、毛澤東大戰時期共軍攻佔了西南最後的三個省——四川、雲南、貴州。整個中國大陸，從此為中共政權所統治。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四日，傅秉勛將軍所部在四川、青海兩省交界叢山峻嶺中的查理寺，彈盡援絕殉職，他是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最後一個殉職的游擊司令。

四川勇士傅秉勛原有特殊的條件和人事關係，可以在成都變色前夕「起義」投共，成為紅朝新政權的新貴，他與蔣介石父子、何應欽、陳誠諸大老，並無特達之知、國士之遇，僅僅是一個普通尋常的師長而已。傅秉勛本著他個人的良知與信念，在窮途末路的時候，為爭民主自由赴火坑，入地獄，視死如歸。求之於滔滔孽流之間，真是鳳毛麟角，四十多年來，不見朝野有人對他殉職壯烈事蹟有所表揚和記述，寧不令人扼腕。筆者忝為傅秉勛的知交之一，當海峽兩

岸急統急獨，危機升溫之際，將傅秉勛的一生事略與殉職前後情形記敘下來，供人參閱，似具有一點兒不尋常的意義。

四川勇士傅秉勛名天杰，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四川省仁壽縣，世代務農，薄有田地。父親傳廷元，昆仲五人。以食指浩繁，乃改營小貿，以養家口。秉勛有兄一，名天德，字秉常（與前駐蘇大使同名）。天德長秉勛二十歲。手足情篤，待弟如子，關愛無所不至。秉勛一生受他哥哥的影響極大。秉勛認為要挽救積弱的中國，惟有投筆從戎，才能自救救國，這種思想便是受其兄潛移默化的影響。

民國初年，四川軍人前輩郭汝棟駐防仁壽，傅天德投郭汝棟麾下任軍需處長。鼓勵秉勛入學深造，拋棄世代農商的職業，遠到成都考入西南公學就讀。一九二五年傅秉勛年十七，離開四川到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後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五師見習，任排長，隸郭汝棟部。秉勛待下屬寬嚴得體，生活與士卒共甘苦，故深得士卒心

，戰無不勝，郭汝棟雅重之，因功升任連長營長，以胞妹郭若愚婚配秉勛。

一九三一年春，郭汝棟任四十三軍軍長，兼廿六師師長，奉調出川剿共，駐防湖北陽新，秉勛隨同前往。不久，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深造，九一八事變起，秉勛憤而輟學返國，任四十三軍駐漢口辦事處處長。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七七事變前夕，何應欽、顧祝同到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秉勛奉命隨同前往，擔任聯絡工作。

七七事變後一月，日本進攻淞滬，秉勛奉調返回原部隊，任二十六師一五一團團長，開赴前方參加淞滬會戰。大場之役，秉勛擔任日軍主攻所在的馬橋宅地區防務。赴前線時，曾立下誓死殉國的遺囑交家人保存。第二十六師師長劉雨卿（川籍軍人。抗戰期間以他的戰功顯著，台灣光復後以盟軍名義進駐台灣。其後退役，在台灣病故。）曾著文：「……秉勛面對日軍的主力猛攻，官兵已傷亡過半，而秉勛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指揮若定，陣地屹立。時時相抗反擊，

予敵人以重創……」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四十三軍副軍長兼參謀長蕭毅肅（川人，名戰略家。二次大戰時史第威爾將軍任盟軍遠征軍元帥，負責滇緬一線攻防責任。中國方面所派副參謀長即為蕭毅肅。他在任職內的表現深得美國軍方欽重。戰爭結束後，陳誠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延攬蕭任副參謀總長。來台之初任二級上將國防部次長。其後退休，老病逝世。遺囑不許妻兒發訃文，不許開弔，不許辦追悼會，立刻由家屬火葬。達官中僅見的一位達人。）在漢口曾對王元輝說：「秉勛戰到他那一團幾乎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才奉命退卻的。」（王元輝其人其事見本誌三二八期王成聖撰王元輝傳奇）

這是傅秉勛第一次的真正戰鬥，對異族侵略者的廝殺。也是他第一次得遂其投筆從戎的初願。他在軍中的英勇聲譽自此建立。

民國二十七年秋，秉勛奉調四川，在潘文華軍中工作。民國三十二年，再奉命到前方服務。先在第三戰區司令部，不久調任二十一軍第一四七師副師長，旋升旅長。二十一軍軍長劉雨卿曾說：「秉勛在浙江開化縣主持二十一軍幹部訓練班，規劃周詳，以身作則，員生受其陶冶，感恩自效。其後二十一軍在抗戰末期能發揮高度戰力者，秉勛教導之力為多。」

抗戰勝利後，秉勛入陸大深造，畢業於將官班第二期。當時全國軍隊整編，二十一軍軍長劉雨卿改任整編二十一師師長，秉勛

任副師長，三十七年三月，劉雨卿與傅秉勛奉調率軍進駐台灣。不久，秉勛奉調回川任一〇四師師長。

一〇四師官兵，乃集合許多編餘部隊人員所組成，駐防成都附近的新津飛機場。這年夏天，我經他的好友李天民、王元輝介紹（李、王均與秉勛黃埔五期同學，王曾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十六行政區專員。來台後曾任國立華僑中學校長。子女六人，大陸淪陷時皆在十歲上下。由其夫人輾轉帶領逃到香港轉抵台灣。現均在美國就業。王元輝已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八日逝世。李天民曾任立法委員亦已逝世），得以與他結識。且於短暫時日內即成為肝胆相照的朋友。

我不是軍人，從未任過政府機關的一官半職。以往也從未聽人提到傅秉勛。我和他自結交至分袂為期不過一年又半，但他在我的憂患流離一生中，卻成爲一個永難忘懷，時時繫念的勇士。

生活簡樸治軍謹嚴

我和傅秉勛往還不久，即發現他有三項過人之處：

第一，樸質的天性。秉勛的語言容止，平實爽朗，毫無矯飾做作。對人接物，除了必要而不可少的禮貌外，從不多浪費一秒時間。講話乾脆俐落，不轉彎抹角，無浮詞廢語。我從未聽見他誇述，或暗示過他以往的艱難、奮鬥、成就以及光榮輝煌的戰功。分

析當前局勢，困難處境，因應辦法時，語句簡明，剖析精確。平靜的敘述，毫無一絲兒激動躊躇之態。在與他同一級地位的軍政人員中，並不多見。

第二，簡樸的生活。他常年一身軍裝，休閒時著軍便服。普通質料，尋常樣式。我從未見他用過、買過、注意過、稱讚過任何吃的、用的、穿的、玩的事物。他不煙、不賭、不酒。餐桌上的菜飯不論精粗，一概吃得津津有味。我們共餐遇到興致高時，勸他舉觴同飲，他也能飲數大觥。問他酒質如何，他睜目不解：「酒就是酒，醉人罷了，還有甚麼好壞？」

他在成都的寓所是一家大院分租的廂房數間，沒有正式客廳。傢俱零星雜湊供用，杯盤碗盞乃拼湊而成，毫無將官師長的風光。比一般中級公務員或中等家庭還不如。我和王元輝、李天民二位在他家談天用飯多次，每次他均問其夫人，客人留飯，有肉有菜麼？擺上桌的，至多也不過回鍋肉、紅燒肉兩三盤而已。成都物產豐富，抗戰時陪都缺肉，重慶甚至缺鹽，成都甚麼也不缺，從晨至夕都可買到肉、魚。舊軍閥與政客，團長科長以上無不廣廈華屋，傭僕廚司。家家字畫古董，日日酒肉徵逐。至於廳處長師長階層，所居直如王府禁宮，一般市民只可望聞而已。

第三，治軍謹嚴。秉勛日常住宿營房中，每兩三週方返回成都寓所一次。營地房屋

類皆臨時性建築，泥地土牆，薄瓦小窗，道地的茅次土階。他終年與官兵同作息，在餐廳和官兵一同進餐。我在他營房用過幾次飯，雖有客，菜飯與官兵的完全相同。

一〇四師的官兵來自編餘部隊，份子複雜，軍心渙散。秉勛在短短幾個月內，由於他嚴而威，和而愛的作風，常年與士卒同甘苦共作息的平等生活，很快便贏得全師官兵的愛戴。我留宿他營房的晚間，確有刁斗不驚，枕戈待旦的感觸。官兵們無不面色紅潤，膀粗體壯。而軍容整肅，營內充滿一種雍陸祥和之氣。在抗戰前後十多年間，我個人曾經親眼看見過的壯盛軍容，僅得兩次。第一次是淞滬戰爭最激烈時期，在南京看到開赴前線增援的教導總隊。第二次就是一〇四師。

新津機場傳奇故事

新津機場是在抗戰末期張群任四川省主席時，發動民工數十萬人於極短的幾個月內，在水泥鋼筋缺乏的情況下建築完成的，新津機場有最傳奇的故事，就是抗戰時期美國B五十二型遠程重轟炸機第一次遠飛日本東京轟炸，便是從這個機場起飛。因此一夕之間，新津機場的聲名轟動全球，在五十年前，有如今日西昌是中共太空中心一樣的特殊地位。機場旁臨岷江，對江即新津縣城。由成都南向通往雲南貴州，西向通往西康、西藏、青海，必須渡岷江經新津。一〇四師駐

防於此，一可扼康藏咽喉，一可阻雲貴通路，是一種戰略佈署。

岷江流至新津時江面極廣，春夏洪水期，怒濤澎湃，一望無涯，兩岸不能詳睹；但冬季枯水季節，江水變成幾道淺流，淺處僅可沒腳，深處也不堪浮行小舟。汽車與行人牛馬，必須覓淺水處在卵石河床上載馳載行。所以四川有句成語：「走遍天下路，難過新津渡」。

傅秉勛駐防新津機場時，中共不久即渡江攻佔南京，湘、鄂、桂三省相繼棄守。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原是四川老軍人，自江西省主席調任。可是他沒有部隊，治安的維持僅賴人數少軍力薄的保安部隊與警力而已。舊軍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各擁有數千人。他們均和中共暗中勾結有年。我們熟聞劉文輝的公館設有直接和中共通訊的電台，（其後中共公佈的文件證實確有其事。）但不見政府及特務人員對其採取任何行動。秉勛當時和我們三人商談最多的即為這個問題。秉勛的意見是：

如中共入川，劉、鄧、潘等必作亂響應。劉的實力較鄧、潘聯合的軍力強，但也不過數千人。劉盤據川、康多年，他祖居大邑縣的城內街房，鄉間良田，幾乎全被他的家族與幹部強買豪奪盡淨。縣民敢怒不敢言。他的部隊由其女婿伍培英掌管。劉文輝都吸鴉片煙，生活糜爛。部隊連長以上縱不吸鴉片，亦和販鴉片有關。人人身纏萬貫，妻妾

成群。一個小營長在駐地猶如酋長土皇帝，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秉勛認為只須一團軍力，即可解決劉的全部軍隊。劉常年住在成都新玉沙街大公館內，每兩三個月返回西康省政府所在地康定一次。常駐雅安，經常往來成都雅安之間，去雅安時，照例一排衛隊隨行，人各攜盒子砲（十發自動手槍）一支，另有卡賓槍數支。過新津渡時不論洪水枯水季節，劉和衛隊都不得不在江畔等候人力的木渡船。此際如以軍車十輛，配備新式輕武器，幾分鐘內即可自新津機場馳抵江畔將劉與衛隊全部生俘。

但劉文輝是西康省名正言順的省主席。如果中央無命令，活捉了劉，會引起複雜的政治問題。秉勛將遭受擅自行動的處分。而對劉的如何處置，也是一大問題。如聽任情勢發展，讓它糜爛下去，大家同歸於盡，實又心所不甘。

我們四個人相聚時，所談幾乎即以此事為中心，最後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設法使一〇四師不被調動，固守新津機場。既可安定成都西南大後方，又可於危急時南下西進，逕取西昌，進可以攻滇黔，退可以入西藏、青海，取得國外聯繫。

（二）駐節茂縣的十六區行政專員何本初，篤實幹練。他認清共黨面目，決心在四川不守時，向西撤退入青藏高原山區游擊。他主動和我們聯繫，請我推薦幾位年輕幹練的人去作他的助手，協助他計劃一切，作各種必須的

準備。我們推薦了幾位自大學畢業不久而有行政與教育經驗的朋友去協助他。何本初派他們為專員公署主任秘書，軍事科長，師範學校校長，寄以腹心，糧財武器皆交之負責。

十六區地處邊微，時值戰事吃緊時期，師範學校的學生銳減。節餘下來的錢，概用於添置棉衣之用。專員公署所能節餘的經費，則用於備辦游擊之需。秉助認為地方守吏中，何本初是一位可靠的游擊伙伴。日後西撤時如西昌之路有阻礙，即採自茂縣入青藏一線。

(三)我及友好們，不願在中共統治下生活的，可參加秉助的游擊部隊進青藏山區。各人從速安頓家小，自備冬裝武器等必需的裝備，隨時待命。

人各有志郎舅殊途

此時張群任西南軍政長官，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劉宗寬。四川各部隊均受長官公署指揮。

蕭毅肅任國防部次長，常年在中央國防部辦公，長官公署參謀長職務由劉宗寬代行（劉宗寬在張群蕭毅肅下負主要軍事參謀重責，而張蕭並無警覺。秉助洞識細微，認為與劉情誼甚佳也不知劉是中共下的種子。可見中共埋在國民黨腹心之中而從內予以分化的可怕情況。）秉助與劉私交頗好，煩我携他親筆密函到重慶面交與劉，請求他不要調

動一〇四師。

我與劉素不相識，恐不見信於他。秉助說：「行轅政務處長陳國儒是你好友，陳乃張群親信，你可將信交陳代轉。我在給劉的信中說明你是我的知交，此信不便託他人代陳只好託你。如有需面詢之事，可轉知你去和他面談。如無必要，回我一個電話好了。」

我帶著這封密函到重慶交給陳國儒兄轉交劉宗寬。停留幾天沒有動靜，遂即遣返成都。見到秉助時，他說劉已有電話來，一切如意。

戰事情況急轉直下，賀龍、劉伯承已攻佔貴州，川局吃緊。一〇四師隸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在國民政府軍事部門素有天才軍事家之譽。他在陸大受訓時，有名的軍事家楊杰講授戰略戰術一課。楊在課堂上曾舉例說明，要學員提出問題大家討論。郭起立發言：「楊先生所舉的例，可以名之為『烏龜戰術』。」楊登時大怒，手執教鞭追打郭。楊風流不羈，到處拈花惹草，他的妻子也紅杏出牆，韻事廣傳，是大眾熟知的小道消息。所以楊認為郭在罵他，這事傳遍全國。郭以參謀俊材，被陳誠任他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劉斐時任參謀次長，是中共地下份子。郭在廳長任內加入劉的組織。國軍自東北，淮海戰役，渡江以及攻取西南各省之後，皆係劉郭等暗通消息，使中共備悉國軍攻防情況，調動情形，軍力實力，瞭若指掌，

得以一個個予以消滅。中共所稱的後三傑熊向暉（童荃）、申振民（健）、陳忠經（翹）在胡宗南左右皆負機密親信要職。胡毫無所覺他們是中共的地下份子，甚至在大陸淪陷前資助他三人到美國留學深造。），秉助的妻兄早年的部屬，那時的頂頭上司。郭汝瑰駐瀘州，電請秉助到瀘州面談。

不幾天秉助回到成都告訴我，郭向他坦承早已與中共有聯絡。重慶棄守時，他即宣佈投共。他希望秉助將一〇四師調至瀘州附近，和他同時「起義」。郭一再強調大局已不可為，不必作無謂的犧牲。分屬姻親，所以坦誠相勸。秉助說：「我對汝瑰說，人各有志。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成敗生死的道別。」郎舅倆相互作最後的道別。

大局逆轉音訊中斷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胡宗南移軍入川，在綿陽設立「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派王元輝任經署秘書長。此時大局急劇逆轉，胡宗南常川駐節成都指揮軍事，經署事務交由王元輝代行。

成都市內已瀰漫戰爭氣氛，街口豎立木柵，市民組織街防巡邏隊，防阻宵小火災。我在成都無所事事，常到綿陽王元輝兄處作客，以慰彼此的寂寞與苦悶。我發現經署只有形式，沒有一點實權實力。元輝諸位無事可辦，陪我聊天散步，以酒解愁。

十一月下旬，我辭別元輝兄回成都。次日我到省議會所在地東桂街訪友，正遇一隊隊軍容整齊，官兵面紅體壯的軍隊自南門進城，向東門方向而去。我立刻有一種預感，好像是傅秉助的部隊。忍不住走去問一位帶隊官長，說明我是一〇四師傅秉助師長的好友某某。果然，帶隊官說是一〇四師。「師長呢？」我問。「他先部隊出發，此刻恐怕已到龍泉驛了。我們是奉命增援內江的。」他答。

我呆立了一會，腦中一片空白。秉助和我們早有約定，如彼此有特別行動，應隨時以電報電話通知。為甚麼他不電知元輝兄和我？為甚麼他不能堅持不受調動不離開新津機場的決定？百思不得其解。或許電報電話都因軍情緊急全為軍方所控制，不能通話通報吧？我只有如此自解。

轉到李天民兄家，他已多日不晤秉助，也未得秉助的電話。我和他相對默然無語。

十二月七日，中央電令楊森接長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胡宗南電知元輝於移交印信後，設法將現有武器物資運往江油，準備在川西北打游擊，並囑元輝先到成都一帶。

此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已「起義」投共，潛離成都。劉率其殘部盤據靖化康定之間的丹巴附近，號稱一萬人。鄧潘率數千人盤據於松潘茂縣之間岷江流域一帶。

茂縣何本初亦斷絕消息，他是最先殉難的一人。日期地點與經過情形均不得而詳。

日後推斷，或許受鄧潘叛變竄經松茂時，遭到殺害。中共入川之後，事實上並未打過硬仗，輕而易舉地進入了重慶成都。事後聽說成都逃出的友人以及外國新聞的報導，成都市成爲一座沒有國軍共軍一兵一卒的真空城市達五日之久。市內治安端賴市民所組的自衛隊維持。五天之後，賀龍部隊方在市民列隊「歡迎」之下入城。

國軍——包括胡宗南長官所率三十多萬大軍在內——在四川境內與中共軍隊只打了幾次小仗。軍心已散，直如俗語所說兵敗如山崩，莫不望風而潰。但除了軍心已散，指揮官失控之外，最大的失敗因素，是劉宗寬這個臥藏在重慶行轅最高指揮部的間諜，對中共作了最大的貢獻。四川「解放」後，中共論功行賞，劉宗寬第一功，高居賀龍、劉伯承之上。

有一件事可以爲證。

駐川國軍中有兩支戰功彪炳主將精幹的軍團，一是羅廣文，一是陳春霖。

陳春霖自兼他率領多年的那一軍軍長，駐防成都附近。他不滿意中央所派的政治部主任，希望我推薦一位曾受軍事訓練的文人好友出任他的軍政治部主任。我推薦在華西大學任教兼大學秘書的潘子毅兄前往。羅軍不久奉行轅命令，移軍川東大竹縣，以增強川東川北防務。成都至大竹約二千華里。

當時部隊行軍，無汽車供應，惟有步行。子毅兄以身作則，行軍時和第一批出發的

官兵併肩步行。他們走了一個多月，快達大竹縣境時，忽奉長官公署命令，川南吃緊，令羅廣文軍開赴與貴州接壤的綦江縣，又是一千多華里。未走到綦江時，再奉長官公署命令，原軍開赴川北江油縣，以防堵自陝西襲川的共軍，再增加一千多里。當時蔣經國隨侍已退職的蔣介石總統在重慶佈署軍事。（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已數月）他們父子於混亂中倉卒飛往成都之前，（據報載他們的飛機在白市驛機場起飛時，有亂軍用步槍向飛機射擊）蔣經國曾到綦江一帶觀察。返重慶後對記者談話：「沿途看到士兵草鞋走灑了，腳走破了，腿走腫了。病兵東倒一個西睡一個。不病的也步履困難。這樣的軍隊，還能作戰麼？」

十一月上旬，我在成都街頭忽然遇見潘子毅兄。他說他腳走腫了，累病了。士兵並未作過一次戰，走病，腳腫，散失了。二三十萬精兵只剩下疲累不堪的幾千人，還要步行到江油去，我們相對無語，悽然久之。我在成都市上設法覓購到一對當時已極稀有的派克鋼筆送給他，望他將行軍經過筆記下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話別。羅廣文與陳春霖軍，是當時駐防四川的精銳部隊，均在此情況下不戰而潰滅。不僅羅、陳、胡宗南的三十萬大軍，裝備最精良，養精蓄銳多年，移軍入川之後，僅與共軍小接觸幾次便潰散盡淨。中共奪取川滇黔西南半壁，堪稱爲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未完待續）